

百乐门： 杨锡谬打造的高档娱乐场所



王唯铭 创意团队出品

欢迎读者交流探讨
来电请致13501734536
<http://weibo.com/1035959870>

本版撰文 记者 王唯铭
实习生 郑炜
本版摄影 记者 施培琦
(本版每周五出版)



百乐门很少会在白天“吵闹”。

有趣的历史

跷脚沙逊曾在百乐门受气

上海的夏日午后有点闷热,对面的静安寺金碧辉煌,这个历史名刹不知从何时起显得如此贵气十足,而此时的百乐门正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白昼让它显得有些苍白,仿佛是一个还未上妆的女人,也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它属于夜的上海。这个在无数文学作品中被浓墨重彩描写过的建筑,此时并不怎么吸引人,灰白的墙壁让它显得老旧和无力,与新天地等新上海地标相差甚远,至少在那里,白天也有白天的风情。步入大厅,右手边摆着一辆黄包车,紧挨它旁边的是一把乐队曾用过的大号,老上海的风情被这几样物品慢慢勾勒出来,左手边的墙面上,上海滩那些曾经风华绝代女郎迷人的脸庞出现在我们面前:周璇、胡蝶、上官云珠、阮玲玉等。我们说明来意后,大厅的保安便不搭理我们,任由我们在大厅里拍照参观,只不过时不时地抬一下头,懒懒地看上我们一眼。

今非昔比,想当年,我们这样的人恐怕连百乐门的边也搭不到,曾记得几十年前的某个夜晚,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亨,也在这里不受待见,只不过,他一气之下,回去开了上海滩上又一个大舞厅:仙乐斯。他就是上海的房地产大亨,新沙逊洋行的老板,跷脚沙逊。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腿负过伤,所以走起路来一跷一跷的,故得此绰号。因为自身残疾,沙逊终身未娶,而且在上流社会中,向来以独来独往的姿态示人。某日,他慕

百乐门之名前来这里玩乐,当进入百乐门之后,服务生不认识他,又见是个跷脚,想必不是来跳舞的,于是就没什么搭理,把他晾在了一边。谁知这沙逊虽跷了一只脚,但在上海滩却是一个呼风唤雨的洋大亨,岂能咽下你百乐门的这口气”。于是,稍后回到自己的公司里,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命令助手立即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新建一舞厅,把百乐门的气焰压下去。果然没过多久,南京西路临近跑马厅的西侧,出现了一个“仙乐斯舞厅”,亦是霓虹灯铺天盖地,乐队和舞女的阵势一时间超过了百乐门,也算是为沙逊报了一箭之仇。

贴心的服务

用灯塔排队叫号的舞厅

可是,百乐门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比下去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有过这么一段话:“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真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不同于其他舞厅的灯红酒绿,百乐门更愿意为客人营造别样舒适的享受。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赫赫有名的弹簧地板。当时百乐门的设计师杨锡谬曾在杂志上撰文,介绍弹簧地板的构造和原理。所谓弹簧地板,是说地板并不铺实,而是由汽车钢板在下面支撑。当时上海只有3个地方安装了弹簧地板:百乐门、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和扬子饭店。不同一般的弹簧地板带给跳舞的人们



现在的舞者已经很难享受到当年的贵宾服务。

不同一般的享受:舞者在弹簧地板上跳动时,感觉脚下像踩了弹簧,舞步也就愈加显得轻盈灵动。

除了弹簧地板,吸引舞客们近悦远来的,还有三楼的一块玻璃地板(舞池)。据说,百乐门的玻璃舞池仅灯头就有5万多个,有红、紫、蓝、黄、白5种颜色。放节奏快的音乐时,就开红色的灯;放舒缓的音乐时,就开蓝色或者绿色的灯。音乐奏响,灯光闪烁,穿越玻璃地板的灯光看上去不再那么刺目,反倒是多了一些朦胧。客人们在这流光溢彩的世界之中翩翩起舞,舞者与观者如痴如醉,竟不知身处何方。

而那时的上海,汽车也逐渐地多了起来,百乐门舞厅除了弹簧地板和玻璃舞池以外,还有一样独一无二的绝招,那就是光芒可以射出一里之外、与汽车有关的灯塔。当百乐门生意极盛的时候,客人的汽车有时要从静安寺一直停到胶州路乃至胶州路后面的常德路,长度大概有一公里。这个时候客人的汽车会按顺序停,客人跳完舞出来,只要告诉服务生车牌号码,服务生便会打电话给管理灯塔的工作人员,通过灯塔把客人的汽车牌号打出来,司机就知道了要把车子开过去,这一切,真是尽显上海老克勒的派头。

优美的歌舞

女星与金曲铸就的夜上海

让人陶醉的百乐门,又怎么能少了歌女舞女呢,她们的存在,才是这“东方第一乐府”中最亮的光芒!记得我们在采访青年会宾馆的董建中老先生时,他曾提到年轻时在百乐门冶游的情景,他说:“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个很有名的舞女叫做黑牡丹,哈哈,半老徐娘了,却是一个头牌,因为她的线条好,舞蹈技巧也是老好的。像伊这种一等舞女,阿拉学生都是跳不到的,伊拉的时间才被大老板包特的,阿拉就只能跳到两等格。有的时候,碰上自家老欢喜舞女,阿拉也会给一点小费,但是不好给她们的领班看到,要被收掉的所以就夹在伊拉的绢头里,舞女拿到了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老先生说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百乐门里走出来的“纳尔逊乐队”,第一支华人组成的“吉米金乐队”,歌星周璇、白光、吴莺音、李香兰与梁实秋第二任妻子韩菁菁;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夜来香》,哪一个不是停留在上海人心中永恒的记忆。而这一切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躲在这华丽旗袍下的,是一颗颗包揽风霜的心。的确,她们是迷人的,曼妙的身姿,轻盈的舞步,开衩旗袍间若隐若现、灵巧纤细的双腿,她们懂得取悦,懂得风情,但是太多人只关注她们五彩灯光下或妖娆或妩媚的脸庞,只迷恋于她们表面的风情万种、嬉笑怒骂,把她们当作只活在舞步和歌曲中的精灵,那么她们与谁相爱过吗?她们在白日里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她们都从哪里来?她们又到哪里去了呢?于是,天亮了,灯灭了,曲尽了,人,也散了。或许,这又是另外一个百乐门了。

Paramount Hall

追求卓越的民族建筑

写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个上海滩如此重要的社交场所是谁建造的呢?有时候,建筑和设计的关系

会很奇妙,有的建筑会带红一个建筑师,让他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接受鲜花掌声,而有些建筑虽然声名大振,但它的设计师却仍旧默默无闻,只是在幕后静静享受成功的喜悦。其实,这两种状态并无好坏之分,只是百乐门的情况无疑属于后者。百乐门的设计师杨锡谬先生也是中国近代的一位设计师,他在上海的建筑作品除了百乐门之外,还有大都会花园饭店、国立上海商学院、南京饭店等。

1951,杨先生进入北京建筑设计院,随后,他的活动轨迹就渐渐远离上海了,到了1978年,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此刻让我们再回首百乐门,在当年,是杨先生精心设计的一个空间:它是一幢三层楼的西式建筑,有着Art Deco的风格,按照当时的审美品位和要求,算得上设计独特,陈设豪奢。建筑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最大的舞池约有500余平方米,三楼为旅馆。它的楼顶设计为逐级上升的梯形结构,周围装饰有霓虹灯,左右两翼设计了贯穿上下的灯柱,不难想象,在当时的上海,每当夜幕降临,繁星闪烁,人在远处,也一眼可看到百乐门钢塔顶上熠熠闪亮的灯光,而这标志着夜上海浪漫奢靡的光亮,让多少名流为它流连忘返。

当时在坊间,人们纷纷议论,说这个场地是一位富商投资70万两白银所造。其实出钱购地造楼的是一个名叫顾联承的商人,他是经过多重考量后才定下了这一投资方案。自从1929年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大华饭店“歇业后,在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城西,再也没有一个高档、配套的娱乐场所。顾联承独具慧眼,斥巨资购下这块毗邻静安寺的地块,聘请了颇有名气的建筑师杨锡谬设计,然后由陆根记营造厂承建。顾联承的理念是Paramount Hall,意为最高的、最卓越的(建筑),并取其谐音命名曰:百乐门。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应景又喜庆的名字,才让诗人徐志摩、少帅张学良以及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纷至沓来,留下了他们挥洒舞步的身影,而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与陈香梅的订婚仪式也在此举行。怪不得有人作诗称赞道:“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



华灯初上,上海的夜生活也就开始了。